

超越苦难的圣徒

——《活尸》¹中卢克丽娅的精神品格

谢春艳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活尸》是屠格涅夫哲学美学观念的一个总结。作家通过女主人公卢克丽娅的形象深入挖掘了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宗教意识, 突出强调了崇尚苦难的圣徒精神是俄罗斯人最高的道德理想。

关键词: 灵魂; 苦难; 圣徒

中国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短篇小说《活尸》(1874)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占有格外引人注目的位置。其价值不仅因为作家“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去接近过的角度, 接近了人民”(曹靖华 1992: 333), 提出了农奴制度下的社会问题, 更在于作品以基督教中“灵魂——精神——肉体”的关系为基础, 用艺术手段诠释了生命的宗教含义, 从而深入揭示了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女主人公卢克丽娅甘愿在苦难中锤炼灵魂的圣徒精神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 卢克丽娅也因此成为“屠格涅夫家族的少女”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个。

卢克丽娅曾是一个年轻快乐、美丽迷人的农家姑娘, 就在与未婚夫瓦西里即将举行婚礼前的一天夜里, 她来到花园的台阶上倾听夜莺的啼鸣, 无意间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没有治愈希望的卢克丽娅被送到一个冬天存放蜂箱的小木棚里, 石头般僵硬不动地躺着。她的身体逐渐萎缩、干枯, 人们因此把她称做“活尸”。小说的叙述者彼得·彼得罗维奇在一次打猎时偶然遇到了昔日家中的女仆卢克丽娅, 他无法相信眼前这个可怕的“活尸”竟是从前的那个健康活泼、聪明可爱的姑娘。

小说的题目《活尸》隐含着深刻的寓意。“活尸”(“Живые мощи”意为“活的干尸”)一词代表了双重含义:

1. “干尸”是一种通常采用的修辞手段, 用以借喻羸弱不堪、濒临死亡的病人。枯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卢克丽娅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意义上的“干尸”: “我从他(指田庄的甲长)那里得知, 村里人都管她(指卢克丽娅)叫‘活尸’。”(屠格涅夫 1998: 51)

2. “干尸”特指基督教中“上帝的侍从不腐的肉体”(Даль В. 1979 Т. 2: 354), 即圣徒的“干尸”。圣徒的“干尸”不腐是基督教观念中信仰灵魂不死和圣徒崇拜的基础。尸体不腐也是古罗斯封圣的主要标准之一。《圣经》中即讲到了肉体与灵魂的问题: 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 他们惊慌失措, 以为看到的是耶稣的魂。于是耶稣说: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 魂无骨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²人的本性由精神和肉体构成, 没有精神的肉体必定是死亡的, 没有肉体的精神也是不完美的。精神是人的机体、情

感、思想和意志的总和，而灵魂是人的精神中最崇高的部分，并不为一切人所具有，如使徒犹大所说：“末世必有好讥讽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³

小说依照“活尸”的双重含义，由表及里，从卢克丽娅“酷似活尸”的外表入手，逐层深入到其“跳动的”灵魂深处。

作品的第一部分充满了对卢克丽娅的“肉体之美”被毁灭的悲叹。作家首先通过彼得·彼得罗维奇之口以高昂的浪漫主义情感歌颂生活、赞美肉体健康的快乐和大自然给予人的喜悦：“在清新的空气里，在明朗的天空下，是何等的惬意呀，云雀在那里飞翔啼唱，撒下了它们银珠般的嘹亮歌声！它们的翅膀想必沾满露珠，它们的歌声似乎也沾湿了露水。我甚至脱下帽子，鼓起我的全部胸膛欢快地呼吸着。”（屠格涅夫 1998：38）对大自然“清新的空气”的赞叹、云雀欢快动人的歌声与卢克丽娅那个黑暗、静谧、“用篱壁隔成的棚子”里凝滞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卢克丽娅“黝黑的死板的”脸庞使刚刚陶醉于大自然之美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感到惊恐。他追忆起昔日卢克丽娅充满青春活力的美：“真的是她吗？这个干尸竟然是卢克丽娅，竟然是我家全体仆人中第一号美人，那个苗条、丰满、红润、爱笑而又能歌善舞的姑娘！卢克丽娅，聪明可爱的卢克丽娅，我们那里所有的年轻小伙都追求她；我当时是个16岁的孩子，我也在偷偷地叹赏她。”（屠格涅夫 1998：40）随后，曾经“能歌善舞”的卢克丽娅用柔弱纤细、纯正悠长的嗓音使尽全力唱起了动听的歌曲，真挚感人的歌声如同一束阳光，映红了死一般沉寂的小屋，触动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内心世界，使他由“恐惧”到产生“难以言表的怜惜之情。”（屠格涅夫 1998：46）在这一段描写中卢克丽娅歌声的突然中断象征着其肉体之美的逝去与毁灭。

人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肉体的快乐会带来精神的快乐，精神的愉悦可以减轻肉体的痛苦，使肉体充满活力。卢克丽娅再也没有肉体的快乐，她承受着肉体之痛的煎熬，变成了一个几近死亡的“干尸”。然而她的精神脉搏却从没有停止跳动，在其死亡的肉体背后，蕴藏着丰富的精神世界。

与生理健康、行动自由的人相比，卢克丽娅对生活中“微小的”快乐更加敏感，更加珍视：“而我，感谢上帝，眼力还挺好，耳朵也什么都听得见。田鼠在地底下打洞，我也听得见。各种气味我都能闻得出来，即便那气味多么细微！”（屠格涅夫 1998：42）孤独与寂寞使她悉心地观察大自然的一切，在大自然中寻找快乐的源泉，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忘记了肉体的疼痛：“我不是总能睡得着的。虽然我没有大的病痛，可是我的内脏里常感到疼，骨头里也是，让我没法好好地睡。不……我就是这样躺着、躺着，也不去想什么；我只觉得我还活着，还会喘气——我整个人就在这里。我瞧着、听着。蜜蜂在蜂房里嗡嗡地响，鸽子停在屋脊上咕咕地叫，老母鸡带着小鸡来啄面包屑，或者飞来一只麻雀呀，一只蝴蝶呀，我都很高兴。前年竟有燕子在屋角里做起窝，在那里生儿育女。这多有意思呀！”（屠格涅夫 1998：43）纯净清新的自然世界带给卢克丽娅的不仅仅是身心的快乐，更使她摆脱了俗世的烦扰，灵魂得到净化与升华。

谈起自己不幸的命运，卢克丽娅从没有任何抱怨：“她在讲她不幸的遭遇的时候几乎是愉快的，没有唉声叹气，一点没有怨言，也不指望别人的同情。”（屠格涅夫 1998：41）对于未婚夫瓦西里的婚事，她努力站在一个健康的常人的角度去理解，认为这是合乎常理、顺应自然的事情：“他原先是非常爱我的，可是他究竟是年轻人嘛，总不能老是单身。我还怎么能做他的伴侣呢？他找的这个媳妇人很好，很善良，他们已有了孩子。”（屠格涅夫 1998：41）在卢克丽娅看来，瓦西里既爱她，又为她忧伤，已是她最大的快乐。不能让他永远单身，他理应找到一个善良的妻子，生儿育女，实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意义。因此卢克丽娅为瓦西里的一切感到高兴，把他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感谢上帝，他现在的小日子过得挺

滋润。”（屠格涅夫 1998：41）

卢克丽娅承受的巨大痛苦在常人看来是无法想像的，可是在她眼里还有许多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一个健康富有的人很容易做出慷慨助人的善举，而能够倾尽所有去关心别人，更是难能可贵的。卢克丽娅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后一件事：在精神上帮助和支持那些比她“更不幸”的人。在与彼得·彼得罗维奇的交谈中，卢克丽娅始终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索求，最后告别时她想到了农民艰难的处境，为他们求情：“‘我什么也不需要；一切都满足了，感谢上帝，’她费了好大劲并很动情地说了这句话。‘愿上帝保佑大家身体安康！还有，老爷，请您跟您家老太太说说，这里的庄稼人穷得很哪，求她把他们的田租哪怕减轻一点点也好！他们的地很少，出产也少……他们会祈求上帝保佑您的。……我什么也不需要，一切都满足了。’”（屠格涅夫 1998：51）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去攀比、嫉妒，甚至怨恨那些比自己生活更优裕的人。然而物质上的贫穷并没有使卢克丽娅的灵魂异化。她不诅咒任何人，对自己沉重的生活境遇感到极度的满足：“有的人还没有安身的窝呢？还有的人是瞎子，是聋子！而我，感谢上帝，眼力还挺好，耳朵也什么都听得见。……不，为什么要抱怨上帝呢？比我更不幸的人还多的是呢。”（屠格涅夫 1998：42）

如果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哲学命题出发去客观地思考，那么女主人公卢克丽娅的意识本该随着肌体的萎缩而退化，但是她的精神与灵魂并没有受到外部环境与物质条件的影响。在东正教“神秘之光”的照耀下，和谐与安宁的彼岸世界早已成为她渴慕已久的终极目标——她的灵魂是属于上帝的。

在强烈的宗教意识支配下，卢克丽娅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她感到来自天国的神奇力量在时刻庇护着她，这种力量成为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彼得·彼得罗维奇试图把卢克丽娅送到医院治疗，但她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自己的生活现状是最佳的选择，不必要作出任何改变：“我到那里只会更加痛苦……您不大信吧，有时候我独自这样躺着……好像整个世界除了我就没有别的人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我好像感觉自己突然想到……我被沉思抓住了，——真是奇怪！……这是怎么也不好说的，说不明白的。而且过后就忘了。那想法上来的时候，就像乌云散走了一样，好清新、好爽快呀，而究竟是什么呢——搞不明白！”（屠格涅夫 1998：45）这“搞不明白”、捉摸不透、左右着她的感觉正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拒绝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帮助，不仅因为卢克丽娅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最主要的是她意识到，身体痊愈、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会使她随之失去这种美妙的“感觉”：“我只是想，要是我旁边有人，就出现不了这种想法，除了自己的不幸之外，我就什么也感觉不到。”（屠格涅夫 1998：45）萦绕在卢克丽娅心头的这种神奇的“感觉”就是对上帝存在于物质世界、与人们同在的直觉感悟。对上帝的忠实使她把自己不幸的命运看成是上帝的赐福，是上帝对自己的格外偏爱：“上帝让我扛十字架，说明他是疼我的。”（屠格涅夫 1998：44）

小说中卢克丽娅的3个梦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卢克丽娅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在第一个梦中卢克丽娅成为“基督的未婚妻”，是一个离开尘世，来到天国为上帝服务的幸福的姑娘。开始卢克丽娅准备迎接自己的未婚夫瓦西里，但她却在为另一个未婚夫打扮着自己：“我就像戴头巾似的戴上月亮，我立刻全身闪光，把周围的整个田野照得通亮。……‘别害怕，我的打扮得好漂亮的姑娘，跟我来吧；你要在我的天国里跳轮舞，唱天堂的歌曲。’我便紧紧拉住他的手！我的狗立刻跑到我的脚边……可是我们一下腾空而起！他待在前边。……他的翅膀在天空中伸得老长，像海鸥的翅膀一样，我跟着他！那只狗只得离开我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这只狗就是我的病，在天国里已没有它的位置了。”（屠格涅夫 1998：48）梦中瓦西里的形象与白色的基督——天国的未婚夫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暗喻着卢克丽娅注定成为一个虔诚地侍奉上帝的圣徒。第二个梦形象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之一：一个

虔诚的、遵守教规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替父母赎掉罪孽。在梦中卢克丽娅见到了自己死去的双亲，他们向她鞠躬，告诉她：“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受了许多苦，所以你不但解脱了自己一人的灵魂，也替我们卸下了重担。我们在那个世界里会轻松得多。你已经减轻了自己的罪孽；现在是在替我们赎罪了。”（屠格涅夫 1998：49）第三个梦是对卢克丽娅死亡到来的预示。基督教信仰认为，一个遵守教规的人临死前会有天使降临身边，告知其离开尘世升入天国的准确时间。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卢克丽娅丝毫不惧怕死神的到来：“照理说我该吓一跳，可是我不，我高兴得很，划了十字！”（屠格涅夫 1998：49）她甚至盼望着死亡的早日来临，在梦中她请求死神将她带走。死神告诉她，她的死期是在圣彼得节之后。果然，在圣彼得节之后临死的那一天，她听到了“从上面”传来的钟声，听到了来自天国的召唤。屠格涅夫在一种凝重肃穆的气氛中为卢克丽娅笃信基督的灵魂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卢克丽娅的梦在形式上具有生动的民间神话色彩，而在内容上与其信仰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摆脱疾病、进入天国为上帝服务、替父母赎罪是卢克丽娅梦寐以求的愿望。上帝的存在是她获得精神与道德力量的源泉。

“你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吗？那就请你首先学会承受苦难。”⁴——屠格涅夫的这句话正是小说《活尸》的创作宗旨。在《活尸》的卷首题词中屠格涅夫引用了俄国诗人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1803——1873）写于 1855 年的两行诗句：

长期忍受苦难的祖国——
你这俄罗斯人民的国度！（屠格涅夫 1998：37）

丘特切夫诗歌的主题点明了小说《活尸》的基本结构与中心思想。肉体上“长期忍受苦难”将获得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这是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敬奉的真理，也是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小的苦难能够使我们摆脱自我，大的苦难能够使我们回归自我。哒哒的钟铃传出低沉的声音：将其击为两半，它会重新发出清脆的响声。”⁵这段话诠释了俄罗斯人忍耐顺从、甘愿承受一切人间苦难的深层原因：他们坚信，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纷乱的尘世生活中，只有经历了苦难的灵魂才能够回归最后的家园，获得永生。

苦难是一种精神与道德上的感觉，是对不幸、悲痛和忧郁的感受。基于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俄罗斯人认为，承受苦难是一种崇高的、与上帝接近的必由之路。基督为人类承受了苦难，因此人类也必须承受苦难。只有为上帝而忍受痛苦，经历苦难的磨炼才会进入天国世界。“‘自愿忍受苦难是对基督的效仿，是《福音书》的完满实现阶段。’俄罗斯人民是世界上公认的为数不多的能够领悟基督教本质的民族之一，他们热爱基督和十字架，珍重苦难，从中汲取积极的力量，能够感受到赎罪的作用，甘愿在苦难中考验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并净化灵魂。”（金亚娜 2003：25）可见，经历苦难、经历磨炼对于俄罗斯人是多么重要。他们将为上帝而忍受一切苦难视作人间最快乐的事情，当苦难重重地压在俄罗斯人的心头时，他们感到的只有快乐和上帝赐福的荣耀。这种对待苦难的态度贯穿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史，深入到俄罗斯人的意识深处，形成了俄罗斯人独特的世界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哪里有生活中的满足！”⁶

卢克丽娅是无数将苦难视作最大幸福的俄罗斯人中的一个。作家逐步深入地揭示了卢克丽娅对苦难的精神超越。她从不诉苦，也不抱怨，不祈求上帝，也不向周围的人们提出任何要求，“相反，她对一切都表示感谢。”（屠格涅夫 1998：51）早在 4 世纪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宗教作家圣约安·兹拉托乌斯特曾经说过，因承受苦难而表示感谢要比斋戒与祈祷更加高尚。卢克丽娅的忍耐力不能不令人惊叹，但是她并不认为如此。对卢克丽娅来说，上帝的侍从、圣徒和为人民殉难的人才是最坚强的，他们是忍受最大苦难的人，他们的功绩是最伟大的：“‘唉，老爷！’她不赞同地说，‘您这是说的什么呀？这点忍耐力算什么呢？您看那

苦行僧西梅翁的忍耐力才真叫大呢：他在柱头上站了 30 年！另一位圣徒叫人把他埋在地里，直埋到胸口，蚂蚁叮他的脸。’”（屠格涅夫 1998：50）最令她敬佩的是圣女贞德的故事：“阿拉伯人把她抓起来烧死了，从这时起人民便永远获得自由了！这才是功勋呢！而我算什么呀！”（屠格涅夫 1998：50）这里的“功勋”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就是指：贞德不仅驱逐了阿拉伯人，而且自愿走向火刑，承受苦难：“因为我许过这样的愿：我要为我的人民死于火刑。”（屠格涅夫 1998：50）圣徒的功绩是卢克丽娅最珍视的，也是她努力效仿的。作品中对卢克丽娅外貌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暗示了卢克丽娅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圣徒：她的“脑袋全干瘪了，呈单一的青铜色，活像古书中画的圣像。”（屠格涅夫 1998：39）将她的脸庞与雕像的比较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她那如同古雕像上镶着金睫毛的深色眼睑又闭上了。”（屠格涅夫 1998：46）

19 世纪俄罗斯的许多伟大作家都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地正面阐述宗教信仰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痛苦的人生省察，终生陷入对信仰和生存价值的思索中；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为宗教所困，经历了漫长的精神探索之路，直到死仍在寻找着最后的答案。与他们不同的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屠格涅夫从不明确谈及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不是一个信仰上帝的基督徒。1862 年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他明确地写道：“我过去不迷恋神秘主义，将来也不会。”（吴嘉佑 1994：50）但是，作为一个时刻敏锐地观察生活的真正艺术家，他抓住了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秘密，在《活尸》中真实细腻地刻画了笃信宗教的圣徒式女性卢克丽娅精神世界的美。《活尸》无异于为俄罗斯女性写下的一篇真实的“圣徒传记”。在卢克丽娅身上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的审美理想，“他笔下的少女形象作为理想中的‘理想’，成为理想的化身，从而具有了崇高的美感，这种理想的崇高的美感主要体现在她们的思想倾向和行为上。”（闫吉青 2003：17）俄罗斯著名诗人、哲学家安得列耶夫·丹尼尔·列昂尼多维奇认为，卢克丽娅与费芙罗尼娅是俄罗斯文学中仅有的两个具有崇高之美的女性形象。⁷

附注

- 1 本文所采用译本名为《酷似活尸》，但本文叙述中仍沿用受到普遍认同的译法——《活尸》。
- 2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 24 章第 39 节。
- 3 《圣经·新约·犹大书》第 1 章第 18 至第 19 节。
- 4 Платонов. О.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http://rus-sky.com/rc/>
- 5 Там же.
- 6 Там же.
- 7 Даниил Андреев:<http://www.uranian.ru/>

参考文献

- [1]ДальВ.И. 1979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 т. Т.2[Z].М.
- [2]曹靖华 1992 俄苏文学史（第一卷）[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3]金亚娜等 2003 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4]屠格涅夫 1998 酷似活尸（张耳译），屠格涅夫精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 [5]吴嘉佑 1994 屠格涅夫的哲学思想探微[J]，外国文学研究，第 4 期。
- [6]闫吉青 2003 屠格涅夫少女形象的美学品格[J]，俄罗斯文艺，第 6 期。

The Saint Surmounting Sufferings

—— The spirit character of Lukeria in *A Live Mummy*

XIE Chun-y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 Live Mummy* is the summ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idea of Turgenev. The author extracts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innermost soul through the heroine Lukeria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suffering saint is the highest moral idea to the Russian People.

Key words: soul; suffering; saint

收稿日期: 2005-03-25

作者简介: 谢春艳(1969—),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铨]